



# 聯合國國際翻譯日

●陳以禮／自由業譯者

## 壹、前言

《聖經》「創世紀」中有一個故事，描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說著同樣語言的人，試圖建造一座高塔，或者是為了能夠和上帝直接交流，又或者是為了傳播自己的名聲，總之，在上帝眼中，這都是種傲慢而不敬的行為，因此上帝就將這群人的語言打亂，使之再也聽不懂對方說的話，再也無法溝通，然後上帝又將這群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因此成了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起源，而這座未能完工的高塔，就是巴別塔（Tower of Babel）。

以往在詮釋「巴別塔」的故事時，著重在「世人傲慢遭致上帝懲罰」的面向，不過也有另外一種詮釋的角度，著重在「語言與文化多元性」的這個層面，因此將「巴別塔」視為人類文明的搖籃。無論我們如何看待聖經上記載的故事，這個世界就是由多種語言、多種文化所共同組成，當操持不同語言的人要相互溝通時，勢必要經由翻譯才能理解雙方面想要表達的內容。

將視角從個人替換成國家來看，除非來自同一語系的國家，否則不同國家的人要彼此溝通，中間就一定要藉助翻譯才有辦法傳達雙方面的想法。在聯合國這個大家庭裡，目前共有六種正式語言，分別是阿拉伯語、漢語、英語、法語、俄語和西班牙語，除了是會議上所使用的語言外，凡是聯合國的官方文件也都必須以這六種語言書寫（少部分重要文件會額外翻譯成德文）。如果要讓不同國家、不同語系、不同文化的人共聚一堂為提升人類文明水準而努力，則翻譯無疑是重中之重的的工作，而聯合國也從2017年起，將9月30日訂定為「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

## 貳、聯合國國際翻譯日的由來

早自1991年開始，國際翻譯家聯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簡稱F.I.T.）就將《聖經》譯者——聖傑羅姆（Saint Jerome）——過世的那一天（9月30日）訂定為國際翻譯日。大約在西元四世紀中出生的聖傑羅姆是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實踐者，曾經遠離羅馬，前往現今黎巴嫩、巴勒斯坦一帶學習希伯來文，在當時是拉丁教會中唯一一位通曉希伯來文學者，因此接受教宗的委託，以二十三年的時間完成《聖經》

拉丁文版本的翻譯工作，此一翻譯版本至今仍為羅馬天主教會所重用，而聖傑羅姆也被視為是筆譯工作者守護聖者。



《正在書寫的聖哲羅姆》，由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所繪；圖片取自Wikipedia。

成立於1953年的國際翻譯家聯盟長期以來都會在9月30日這一天舉行紀念活動，直到1991年理事會上才正式選定以這一天作為國際翻譯日，寄望能加強聯盟成員的團結合作，共同提升翻譯職業在各個國家的地位。自1992年開始，國際翻譯家聯盟每年都會選定特定主題加以宣揚，從早年主題聚焦在翻譯工作的特性及權益，到近年來逐漸將重點移往跨文化的溝通交流，可以感受到翻譯工作的重點已經不再只是在不同的語系中進行轉換，而是經由翻譯讓各種不同文化能夠互相激盪，更加豐富人類的文明內涵。

表1、歷年國際翻譯家聯盟在國際翻譯日所設定的主題

年度	主 題
1992	翻譯——至關重要的紐帶
1993	翻譯，無所不在
1994	翻譯面面觀
1995	翻譯發展的關鍵
1996	翻譯與版權
1997	正確的翻譯方向
1998	翻譯工作的敬業精神和專業化
1999	翻譯——轉變
2000	翻譯工作所需的技術
2001	翻譯與職業道德
2002	翻譯工作者是社會變革的促進者
2003	翻譯工作者的權利
2004	多語並存與文化多元性
2005	翻譯與人權
2006	跨越各種語言的共通職業
2007	請勿遷怒於信使！
2008	術語學——詞語至關重要
2009	攜手合作
2010	以翻譯品質促進意見表達
2011	翻譯之橋，溝通文化
2012	翻譯：跨文化交流
2013	超越語言障礙——聯合世界
2014	語言權：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2015	變化中的翻譯職業
2016	翻譯：連接世界

目前國際翻譯家聯盟擁有遍及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個會員組織，代表全球八萬名翻譯工作者的權益，同時享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A級諮詢地位。在國際翻譯家聯盟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兩者多年推動之下，聯合國大會終於在2017年5月24日這一天，以未經表決的形式，通過了第71/288號決議文，除認可專業翻譯在實現各國互連互通及促進和平、了解和發展中的作用外，也跟進指定9月30日這一天為國際翻譯日，並明訂2017年首屆聯合國國際翻譯日的主題為「翻譯與多樣性」（Translation and Diversity），延續著國際翻譯家聯盟近年來將翻譯跟所承載文化相互結合的概念。

聯合國在2016年即已宣告2019年將是「國際本土語言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Indigenous Languages），強調保護、弘揚、復興瀕危語言的緊迫性，2018年的國際翻譯日為呼應此一訴求，遂將今年度的主題訂為「翻譯：在時代變革中弘揚文化遺產」（Translation: Promoting Cultural Heritage in Changing Times），在探討時代變革中保護文化遺產重要性的基礎之上，強調並推動翻譯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

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說法，文化遺產不侷限於「古跡遺址和相關物品的收藏」，而是一種更加無形的東西，源於文化自身的獨特性，從人們的信仰和實踐，再到我們與周圍世界的關係均無所不包，如此一來，各種語文理所當然地也是一種文化遺產。不幸的是，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全球現有六、七千種語言中，有高達四成的語言已經瀕臨滅絕，若繼續放任情況惡化下去，這些滅絕的語言就再也無法挽回，會連同其所承載的文化一併消逝。這就是為什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翻譯家聯盟會如此熱衷於促進和保護文化遺產的原因。

## 參、聯合國的翻譯工作

聯合國是全球聘用語言專業人員最多的機構之一，聯合國設在紐約、日內瓦、維也納、奈洛比等地的辦事處都聘用數百位的語言專業人員，而所謂語言專業人員也可以分成幾大類，包括口譯員、筆譯員、編輯、逐字記錄員、術語員、語文參考資料助理和製版、校對及製作編輯員。想要成為聯合國聘用的語言專業人員，需要參加語言競爭測試（Language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簡稱LCE）。

口譯員的測試方式是將每篇長度約五至十分鐘，以聯合國其中一、兩種正式語言發表的演講內容，翻譯成自己的主要語言。由於在聯合國目前只有六種正式語言，致使有些與會代表會以非自己的主要語言進行發言，這時包含發言口音、演說速度，甚至是發言人文化背景所牽涉到的詞彙使用方式，都會成為口譯員能否勝任的挑戰。

除了口譯員之外，其他種類的語言專業人員需通過三個階段的測試內容。首先是將一般性英文資料翻譯成自己的主要語言，其次是翻譯英文的專業性資料，最後則是將聯合國英語除外某種正式語言所編寫的一般性資料，翻譯成自己的主要語言，或是將自己

主要語言所編寫的一般性資料，轉譯成英文。除了第一階段的測試可以藉助線上資料庫和字典外，接下來的兩階段都必須在同樣九十分鐘的測試時間內，自力完成。

聯合國對於筆譯的要求可以概分為三大指標：準確性、表達方式與一致性。準確性的標準除了沒有錯譯、漏譯之外，也要避免不必要的增譯或語氣強調的錯位。表達方式除了清晰、通順的基本要求外，還包括語體、語法和標點符號的正確運用。一致性則是著重前後文相同的詞彙應維持同樣的翻譯方式，並且盡量遵照原文既有的格式。

## 肆、多語主義 (Multilingualism)

多語主義最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的希臘化。當時羅馬帝國雖然在武力上勝過希臘盟邦，但是希臘文化的優勢地位卻不受動搖，使得羅馬帝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能通曉拉丁文和希臘文兩種語言，等到羅馬帝國分裂進入到了中世紀年代，拉丁文和希臘文更是成為哲學、文學、神學、醫學、科學、法學等各種古典知識唯二載體。當文藝復興運動拉開序幕後，起先歐洲各國學校除了本國母語外，還是必須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才能引領學生進入知識的寶庫。這種除了母語之外還能通曉至少兩種外來語文的現象，就是多語主義的起源。

時至今日，對於聯合國而言，使用多種語文不但是人際間和諧交流的基礎，也有助於提升寬容的美德，提高成員的參與感和組織整體的運作效率，是以多語主義之於聯合國，雖然定義上與原本開啟知識寶庫的概念有所不同，但是無疑同樣具有積極而重要的意義。聯合國現任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就曾經說過，多語主義是他非常在意的聯合國核心價值之一，而聯合國更是早在2015年就遵照第69/250號決議，任命來自圭亞那凱薩琳·波拉德 (Catherine Pollard) 擔任多語協調官 (Coordinator for Multilingualism)，負責在秘書處層級推動多種語文的全面落實。

雖說聯合國目前明訂有六種正式語言，但是不論是在秘書處層級的工作上，亦或是在日常的溝通中，英語和法語仍舊是非常強勢的慣用語言。為了讓最大多數的公眾能夠理解聯合國的目標並支持聯合國所採取的行動，促進六種正式語言的平衡發展也就成為聯合國自成立以來所不斷追求的目標，也是聯合國如此看重多語主義的背景因素。

不同語言基於歷史因素、使用人數或是使用頻率的差別，難免會有強勢與弱勢的差異，而多語協調官則是以追求不同語言的平衡發展為目標，本質上就帶有一些逆勢而為的意味，因此聯合國也透過大會決議第71/328號的內容，賦予多語協調官相對應的職務範圍，包括：負責接收處理會員國、秘書處各實體提出的關切問題和詢問，協助秘書處對使用多種語文採取協調、連貫和一致的作法，以及發起並提出創新解決方案，營造有利於使用多種語文的組織文化，促成轄下所屬單位的響應等等。

## 伍、台灣的多語環境

從聯合國國際翻譯日的各種相關資訊看來，翻譯的重要性已經跳脫原本單純的溝通工具，進化到追求多元文化的呈現，其核心價值不外乎是尊重各種語言的平等地位，甚至還要積極扶植弱勢語言，珍惜各種語言與其背後的文化資產。以這個標準來看，台灣政府在語言政策上的表現，實在頗有再加強的空間。

早年在蔣介石政權獨裁統治下，國民教育體系僅容北京話一枝獨秀，原本台灣人慣用的台語、客語只能成為上不了檯面的方言，不但無法有系統地傳承，甚至還成為取締跟處罰的對象。經過數十年長期打壓的結果，遷佔台灣的難民集團反倒是在黨國體制的庇護下，憑藉著語言優勢反客為主，取得較高的社經地位，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台灣民眾也越有可能以一口流利的北京話自我期許，因而有意無意地內化了殖民者的意志，更進一步塑造出社會整體鄙視台語、客語的氛圍。至於使用人數更少的原住民各族語言更是不堪聞問，別說各族的母語毫無在檯面上曝光的機會，就連少數有機會成為公眾人物的原住民也都鮮少公開自己原住民的身分，具體呈現出殖民者語言政策如何扭曲身而為人的自我認同。

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開啟了本土政黨執政的空間，同時也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被壓抑許久的語言有了復甦的機會，在政策上的措施主要是以推動母語教學，並依照語言別設立專屬的電視台。然而弔詭的現象依舊存在，茲列舉以下三項分述之：

一、欠缺系統化的教學。台灣的母語教育被聊備一格地定位在鄉土教育的一環，非但連九年一貫的學習都稱不上（國中階段開放自由選修），也無法以一般語言的地位用來講述、學習其他課程，再加上教學方式與教材教具的莫衷一是，就連拼音或書寫系統也都聽任教學現場各行其是，形成一種「為教而教」的突兀現象。也就難怪經過將近二十年的母語教學後，台灣各種母語的地位依舊是風雨飄搖，不見好轉。

二、淪為多數弱勢地位的台語。除了北京話在黨國體制的殖民政策下，搖身一變成台灣人目前的共通語言外，台語可以說是自然狀態下，最多台灣人使用的語言。耐人尋味的是，相較於客語或原住民語，台語分配到的資源反倒最少，成為多數的弱勢，從行政院設有客委會、原委會而沒有台委會，無線頻道上有客語電視台、原民電視台而沒有台語電視台這兩點即可思過半矣。尤有甚者，光是「台語」這個名稱也屢屢招致批判，或者刻意改以「閩南語」貶抑其主體性，又或者認定「台語」一詞係指「台灣語言」的縮寫，有蓄意壟斷、無視北京話、客語或原住民語在台灣既存事實之嫌。

追根究柢，台語如今所以處在多數弱勢的地位，其實和黨國體制當初為遂行、捍衛殖民政策，故意用「福佬沙文主義」污名化台灣自然狀態下最多人使用的語言有關，如此才能讓台灣最大的語言族群動輒得咎，失去以集體意志對抗殖民者的可能，也才能讓操持北京話的族群繼續享受著殖民政策下的既得利益。

三、對外來語的錯誤定位。所謂的錯誤定位，可以區分成兩個層面。首先，過分推崇英文作為國際語言的地位，反而忽視了對周邊鄰國語言人才的培育，特別是對韓語及東協國家語言的掌握度相對不足——如果不能先從與周邊鄰國建立緊密的關係做起，如何奢言國際化與全球化？此外，太過強調英語的優勢地位，每每以高標準要求英語的表達能力，反而讓台灣人怯於活用英語，到頭來可有達到原本推廣英語的目標？

另一種錯誤定位，則是為了因應跨國婚配而誕生的新住民後代，而誤將新住民的原生語言當成母語看待。此處的「錯誤」，並不是要禁止新住民讓子女學會自己的原生語言（依前一段論述，能夠培育更多非英語的外來語人才，反而要樂觀其成是），而是為了避免何謂「母語」的認知混淆。母語之所以是母語，其成立要件之一，是必須依附本土而生的語言，這一點也是母語與外來語最大差異之所在；換個角度來看，能夠讓母語世代延續下去的，也唯有本土力量的維護而已。新住民的原生語言無須依附台灣土地而生，自然是外來語的一種，既然台灣已經實行將近二十年的母語教育仍未竟其功，此時若混淆了母語的定義，豈不是對台灣本地的母語，造成另一次的傷害？

## 陸、結語

本文先是借鏡聯合國國際翻譯日的由來，觀察到國際社會對於翻譯工作的認識，已經朝向多元文化的呈現與保存做出轉型，進而從翻譯工作帶出語言平等的核心價值，然則當我們以語言平等為標準檢視台灣現狀時，不免為台灣本地母語在殖民政策下的長期失勢而發出悲鳴。所幸，行政院業已將《國家語言發展法》提交立法院等候三讀，希望這部「為促進我國各族群語言使用之平等尊重，建構語言傳承及永續發展的友善環境」的法案能夠盡快完成立法，落實國家語言的多元發展，好讓台灣能夠早日脫離聯合國所標示的母語滅絕危機地區。◆

附件：聯合國制訂國際翻譯日之大會決議文（部分用字異於簡體中文版）

**2017年5月24日大會決議**  
〔未經發交主要委員會而通過（A/71/L.68）〕

大會，

71/288專業翻譯在實現各國互連互通及促進和平、了解和發展中的作用

遵循《聯合國憲章》，

回顧其以往關於會議時地分配辦法的各項決議，包括2016年12月23日第71/262號決議，重申1987年12月11日第42/207C號決議，並回顧其以往關於使用多種語文的各項決議，特別是2015年9月11日第69/324號決議，

又回顧其關於宣佈國際年的1998年12月15日第53/199號和2006年12月20日第61/185號決議，以及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關於國際年和週年紀念活動的1980年7月25日第1980/67號決議，

還回顧《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up>1</sup>，其中確認所有文化和文明都可推動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進手段，

認識到尊重世界各國的文化和語言多樣性是在聯合國弘揚開放、公平和對話精神所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確認使用多種語文在聯合國活動中的作用，把使用多種語文作為本組織的一種核心價值觀向全世界推廣，以及努力把使用多種語文作為在全球促進、保護和維護語言和文化多樣性的一種手段，

意識到語言作為融合共性和特性的一種手段，反映了一個團結的世界正因其具有多樣性而變得強大這一理念，

注意到專業翻譯——包括筆譯、口譯和詞語彙編——把文學作品或包括技術資料在內的科學著述從一種語言移譯成另一種語言，對於在國際公共話語體系和人際交流中確保表述清晰、氣氛積極和取得成果是不可或缺的，

回顧聯合國六種正式語文地位平等至關重要，

認識到語言專業人員在會議服務和實地工作中都對推動聯合國的事業作出切實貢獻，其中包括在維護和平與安全、維持和平、增進人權和促進可持續發展業務活動方面，

讚賞地注意到秘書長努力保持翻譯工作的高品質和工匠精神，

歡迎通過每年舉辦聖傑羅姆翻譯競賽紀念國際翻譯日，

又歡迎秘書長同與聯合國簽署培養語言競爭性考試候選人問題合作備忘錄的大學網路發展合作，並認識到這一合作在向聯合國各語文處輸送人才方面發揮的作用，

1. 申明專業翻譯既是一個行業又是一門藝術，在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團結各國，促進對話、了解和合作，推動發展，加強世界和平與安全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 決定宣佈9月30日為國際翻譯日；
3. 邀請所有會員國、聯合國系統各組織、其他國際和區域組織，以及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在內的民間社會，通過適當方式並根據國家優先事項舉辦國際翻譯日紀念活動，以提高對專業翻譯重要性的認識，並強調指出此類活動的費用應由自願捐款支付；
4. 請秘書長繼續保持聯合國語言專業人員的高品質和優異水準。

第82次全體會議

2017年5月24日

**【註釋】**

1. UN General Assembly,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21 October 2015, A/RES/70/1.